

十六、以時光修復完整

「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成為一個大人了嗎？」伴侶穆略有所思地轉動著方向盤，在我們從夕日的鹽田離開，準備返回府城鬧區的途中。

1. 成為大人的時刻

我很喜歡那段路。

每回獨自到島嶼西南海域的小漁港田調，沿台 74 線由北往南逆行，在離開運河，行經大片漁塭的安南區之後，密集的高樓與進逼的交通漸漸舒緩，像是自壅擠的城市心臟隨血管四散，撤離到邊緣的疏淡之外，一望無際的漁塭、遼闊荒涼的廢棄鹽場，隨著漲退潮的時間被海水淹沒腳踝至腰線，再安靜地等待陽光位移，高溫的曝曬和潮濕的撤離同步發生，如同考驗與背叛，每十二小時輪替一回潮的漲退，煎熬成溼白的泡沫與結晶。

保衛般面向前線的樹林從年少到光禿，沒有放棄戍守海的邊線，勾勒出沙洲隨時變動的邊際；而與紅太陽一起登陸的紅磚鹽井，即便退役了也尚未放棄對這片海域的殖民，努力依序站直卻已垂朽枯槁的電線杆已然凋零，還信守著咒語般的口令，除了成為電線竿之外沒有別的任務了，風雨不離地站著，偶爾也扮演廣漠鹽塭裡的快樂王子，隨著秋天來時黑面琵鷺造訪，再等待冬季高蹺鴿、反嘴鴿、東方環頸鴿、青足鴿、小青足鴿、穉鴿、雲雀鴿、濱鴿、黑腹燕鷗、紅嘴鷗、裡海燕鷗的盤據；直到最近，也被青春正盛的少年少女們驚豔，將鹽化下陷的崩毀拍成唯美的詩，秘境在網絡火速曝光，所有秘密都像鹽鹼那樣曝曬。

我特別喜歡那段路。不同季節的清晨黃昏，特別是無人造訪的平常日，只有荒涼的世界自顧自地漲落，遼闊到視線無法聚焦，卻在每個不起眼的角落兀自生機勃勃。那是魔幻的過渡地帶，濕熱、鹹膩、無可躲避，也是一條去中心化、自我放逐絕佳的逃逸路線。

研究所時第一次搭著學長的車出遊，初次邂逅這片末日荒涼的疏離，懂得保持距離欣賞衰敗的某些片刻，我曾以為自己理解大人眼中的世界了。

「你怎麼定義『成為大人』呢？」我反問穆。

即便已逾不惑之年，彷彿已是世間所定義的成熟之人了，但我們仍活得像個孩子，在社會所匡限的遊戲規則裡挑著不討厭的邏輯且戰且走。尤其是始終在環境團體裡打滾的我，一直以來順著生命的流走，在山海林野之間穿梭，被愛與包容允許夢想和試錯，少有「不得不」的妥協，想不出哪些被迫犧牲的遺憾，沒有違背自己內在價值和心意地率性而為——這一切都與我所理解「社會化的成人」可能面對的處境都截然不同。

「是，當然是。但有哪些時刻讓你覺得『噢，我這樣是大人了』嗎？」穆的心裡似乎有些答案。「比方說，可以結婚了、成家了這種時刻？」「或者是……需要為別人的生命安排收尾的時刻……」這一類的吧。除了生離死別、成家立業這種標誌性的生命階段之外，當我在工作領域裡慢慢累積到一個高度，能夠意識到成為某種標竿、浪頭，被視為「專業人士」對待，甚至是以此經驗而被借鑒、能夠引領、帶動新的視界時，我會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可以決定事情的大人了，而且這個決定足以改變或影響一個政策的方向、一個世代的觀點，因而產生改變，這種「影響力」會讓我覺得自己是大人了。

還有，「願意修復關係，懂得與自己和解的時候吧。」

2. 在海的另一端

二十四歲那年，我曾愛上過一群人。

彼時瘋狂精彩的大學四年剛過，我因推甄上了母校的研究所而繼續留在府城，目送著同窗摯友們紛紛各奔前程，下一個人生階段正要開展。趁著青春的尾巴，把握大學生最後一個暑假，我沿過往與室友騎行東海岸的路徑規劃旅行，為了可以更長時間留在花東，決定參加東岸環境組織辦理的解說培訓營。

從西岸到東岸的浪遊自大學時期就開展，但出於個人行動、隨心所欲創造故事的節奏，並未真正在心中留下什麼不可撼動的關係。直到那年為了成為一個被認可的海上解說員，鐵了心打包家當在花蓮待上兩個月，與一群來自不同地方、年齡階段參差的人們相遇，我的生命版圖裡才有了所謂「夥伴」的關係。

彷彿未曾在自然裡面盡興玩耍的童年重新被開啟，我跟著一群初相識的夥伴們一起徜徉於藍色太平洋尋鯨，學習在浩瀚平靜的海上等待噴氣。下了船之後為了消暑，我們相偕往陡促的海岸山脈出海口向上爬溯，在清澈的溪流飛瀑下沖去一身烈日曬出結晶的鹽巴。躺在巨岩上曬太陽仰望樹冠交錯時，有人從背包裡掏出了飛魚乾，另一個人已經架好枯枝卵石，正用最原始的打石取火，臥在乾草前找燃點，不一會兒就飄來了煙燻飛魚乾的香氣，眾人笑鬧著分食東岸部落獨有的海味，也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吃到麵包樹的果實，得知飛魚的各種料理方法，知道月桃纖維如何取得編織成涼蓆與背簍。

有時在生態背景的夥伴召喚下，我們一行人便穿上防滑鞋，在正午退潮的潮間帶小心翼翼地躡足而行，探頭進入潮池的神秘世界裡，張望岩縫石蓴、澁苔間一閃即逝的腕足和螯肢。有任務的時候特別謹慎，好奇心得在特製的等距測量工具前，收束成五十公分見方的記錄表，細數藤壺的種類、數量、分佈情況，而不得分神於它們靈活的蔓足在心上搔癢。成為海的夥伴是耐曬的。為了更瞭解海洋環境遇到的困難，我們得走長長的海灘，在大小不一的卵石塊中，一步一步踏過海陸交界的區域，去看斷層海岸裸露的質地、去撿拾海灘上碎裂綿延的廢棄物、去觀察

潮線上分布的漂流植物和動物屍體、去用身體的律動與平衡和拍擊上岸的浪對話。

看似放蕩不羈的荒野漫遊，其實是受過訓練的腦，配戴著生物與環境的專業知識，身體卻試圖在學院的秩序裡脫框。在那兩個月的培訓課程裡，我們不僅把所有時間都空出來輪班安排上船，觀測目擊鯨豚的野外行為紀錄，也大量地上課聽講座，閱讀鯨豚、海洋、花蓮地景等書籍，生物圖鑑隨身攜帶，將耳朵和眼睛都淘洗乾淨，走進漁村和部落，將書上讀到的、雙眼見識的、耆老們傳唱的、腳下踩踏著的全都融會貫通，像是重新將海的湧動流回身體裡，我們像一塊乾透了的海綿大量吸取與海相關的一切，成為一名被認可的海上解說員並不容易，除了眼色要好，能在海上辨識鯨的噴氣和背鰭，連帶介紹牠們的生活史，甚至連雲的成因、浪的形狀，七星潭名字的緣由、烏踏實漁村消亡與花蓮港擴建的歷史、東堤的建築工法，都要能信手拈來。

儘管每個成員都有著各自的生命經驗和專長、訓練背景，但我們同樣缺乏的都是對於海的認識、航行的經驗，也同樣都得要在兩個月密集的知識補充與體驗中，內化出具有自我風格的表述語言，在接下來帶船、面向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時，獨當一面地擔任解說導覽、生態教育的「海上環境佈道師」。有時為了舒緩賞鯨旺季船上人手不足的窘境，我們也同時需要具有船員的基本能力，協助船務整理、拋繩、綁船、固樁等工作。為此，每個週間的夜晚，這群人便自發地聚在一起練習，透過大量口語訓練，模擬航程中遇到的解說元素與內容、一次又一次地將救生衣脫下再穿上，以熟練示範操作的步驟；甚至相互扮演遊客，向解說員提問，製造各種意外，訓練夥伴們的臨場反應。而身後耐心陪伴著學員討論、給予建議和鼓勵的，則是一群不同年份受訓通過解說員鑑定，穿上繡有組織圖騰藍色背心的資深解說員們，他們白天的職業分別有學校的教育工作者、咖啡店老闆、大學機構的行政人員、手工皂製作者、旅客服務中心主任；也有尚在研修攻讀學位、退休教師，抑或接案畫畫的自由工作者。

那段時間，除了全身心沈浸在海洋、鯨豚、山脈、潮池、部落等東岸獨有的自然與人文之美，另一個使我深深著迷的便是這群人聚合在一起，共同創造出來的許多個魔幻時刻。一群同樣被海洋吸引的人，也如同海的質地一樣彼此浸潤、滲漏、交融在一起。許多個在海邊生火、看星星，伴隨著浪的節奏暢聊的夜晚，我們分享彼此的夢想、成長過程裡的失落、對社會制度的疑惑、對生態願景的追尋，也鼓勵著對方不要放棄挑戰，即便與世界不一樣也不要擔心落單。在這個生命經驗、年齡落差與專長興趣都大相徑庭，充滿異質性的群體之中，卻因為共有著對「海洋」最純粹的喜歡、最熱烈的參與，而在彼此的不同之中得到了支持。在「成為解說員」的共同目標之外，我們也在環境團體的任務交付下一起合作，舉辦影展、盤點生態地圖、整頓廢棄的歷史空間，出動每個人的頭腦與雙手，在海的面前我們一樣無知，一樣謙卑，一樣甘願。在跳脫學院與社會框架的綁束之外，我們都

是海的孩子。

也許是太平洋真的太夢幻，而一群為愛而聚的人們太美，才讓我在那年順利成為海上解說員之後，回到西部仍念念不忘，屢次往返於東西岸之間，覺察自己靈魂的某一塊已經拼合在東海岸了。也因為被群體的認定、感動和召喚，促使我在畢業後毅然投身於海洋組織的工作之中，想到可以像參與大學社團一般投入在關心的事務中，和一群同樣高度熱情的夥伴們為伍，這簡直是太快樂的工作了。

漸漸地十多年過去，隨著承擔組織的角色越來越重，當年看似雋永和諧的同伴情誼，也在歲月荏苒間人事更迭，我們一樣信仰著海，卻也領受著海的教誨：世間不變的只有永遠在變。隨著低氣壓逼近，悶雷閃電活躍成颶風暴雨，海上從暗潮橫流翻覆至波濤洶湧，所有曾經堅毅的礁岩都能被打碎，何況是脆弱不堪的人心。好幾年的時間，組織籠罩在時晴時雨不穩定的氣流底下。試圖溝通卻變成爭辯，端著期待向對方靠近卻克服不了認知的落差，我們在理智與感性的拉扯之中碎裂，在希望與失望之間推擠，用盡一切手段表達不滿，見面時咄咄逼人、雲端上隔著螢幕叫囂筆戰、在某個時刻決定互解好友，向外人提及時充滿怨懟，多次的衝突糾纏冤魂般縈繞心頭喋喋不休，終至將對方推落懸崖。

當我們曾經聚會的場所成為禁地，當過去多年美好的精心時刻我們絕口不提，當彼此的名字在別人口中出現時我們充耳不聞，我知道那份夥伴之愛已經變質了。曾經以為堅若磐石的信任瓦解，碎裂一地。

3.修補生命

「後來，我只能離開了，在四十歲生日前夕。」我轉頭對穆說。

這段路程很長，足以拆開塵封已久、擱置在心裡好幾年的傷。

當年負傷逃離東海岸，把自己從碎裂的殘局中抽離，毅然打包返回西岸生活，暫時棲身在島嶼南方，曾經就學、生活過近十年的府城，燦爛的陽光與溫熱的人情氣味依舊，我得以在記憶中搜尋求學時期摸索的老城輪廓，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模糊之中，沒有負擔地繼續生活。

「我以為只要離開，我就會好起來。」難道不是這樣嗎？匈牙利諺語說，逃避雖然可恥但是有用（Szégyen a futás, de hasznos.）。彼時心碎一地的我無力再回頭處理那些失落，背叛、憤怒、錯愕、恐懼、委屈……太多痛苦的情緒在無數個獨自的夜裡一遍又一遍凌遲著我，覺得自己孤立無援，如同受困荒島，甚至失去求生的意志。

「聽起來有點像失戀。」穆笑著說。

「嗯，這可能是集體的、巨大的、史詩級的失戀，顛覆秩序的情感雪崩。」我苦笑。

「時間會治癒一切。」有人這麼安慰著說，而我幾乎是滿懷期待地祈求時間能帶走那些痛苦，讓傷口結痂。但是隨著一年兩年過去，我還是不敢回到曾經深愛的東海岸，不願出海解說，不想聽到那些曾極為重要卻在關鍵時刻倒戈相對的名字。有些碎片在破裂的過程中，永遠地失去了，我彷彿再無可能想像一個完整的自己。

對「我是誰」、本來的靈魂是什麼樣子？我沒想過在理應「不惑」之年的時候，竟然潰散至無法回答。當前半生最菁華的美好歲月被自己否定，彷彿那十五年小心翼翼疊磚運砂、細細堆疊起來的堡壘一夕崩塌。回到府城的那段日子，遊魂一樣度日，知道內在自我潰不成軍，卻不知道如何修復自己。直到偶然接觸到陶土，從摸到溫暖柔軟的土塊開始，到坐上拉胚機，在高速運轉的轆轤上專注，捏塑出一件又一件成形的器皿，如同重新捏塑自己的靈魂那樣，整合、創造、毀壞後再度回到土狀原形、和水曬乾重新揉煉之後又融合在一起了。這些製陶的步驟一步步帶著我認識材質的特性與侷限，在每一個生與滅的瞬間，理解永恆之虛無、當下的珍貴。

就這樣，製陶的學習歷程，讓我慢慢將自己的碎屑拼湊回來。

「你聽過『金繕』嗎？」我問，穆搖搖頭，對陶一無所知。

「金繕是生命的修補之術。」對比於使用塑膠杯盤的輕率和粗魯，人們在使用陶瓷、玻璃器皿時會改變行為，彷彿呵護情人一樣輕手輕腳地愛惜，深怕手一滑就落地摔碎。珍愛、獨一無二的器物一旦意外破裂了，甚至願意鏤而不捨地透過古法「金繕」修補之術，續長器物的壽命。

我始終記得第一次看見以金繕修復器皿時的那種感動。

破碎的陶片被拼接在一起，裂痕之間以生漆細細地在接面處塗勻、膠合，然後小心翼翼地靜置陰乾，待一個月之後再重複同樣的步驟，那些遺失了的缺角、碎片，以漆一層一層填平、塗厚，再刮去曲面上的突起，然後再等待。就這樣將所有的專注投入在每一個輕柔的動作之中，然後予以物件慢慢接合起來的時光，接著將那些昭示著破碎的裂痕撒上金粉，待乾後再細細打磨。

不將傷痕隱匿，裝作若無其事，而是坦然地為曾受過的傷施以榮光，以修復後的物件來示現對於器物的珍惜，亦是人與物、人與人之間，願意花時間和解、修復的心意。

「當我能夠在原諒他人之前，懂得先原諒自己，鬆綁情緒重新回過頭去連結、

修復關係的時候，我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。」我對穆說。